

汤子文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复仇女人



复仇女人

汤子文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柳江造纸厂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75 插页2 字数189,000

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5,000册

ISBN 7—5407—0522—1/I·387

定价: 3.50元

復仇

汤子文

女人

流版

1981
第(11)期

61/2

“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”编委会

主 编 陈 钧
副主编 邓小飞 穆 舒
编 委 薛 汕 贾 芝 端木蕻良
刘北汜 陈 钧 邓小飞
穆 舒 李 侃

中国当代通俗小说系列

银河天使（长篇小说）	汤子文
药王庙里疯女人（中篇小说集）	傅汉清
	鄢金昇
风流债（中篇小说集）	杨宇心
鬼姑释仇记（中篇小说集）	唐宗龙等著
硝烟谍影（长篇小说）	刘秉荣
复仇女人（中篇小说集）	汤子文

目 录

死神○号	(1)
伊尼吧女	(33)
复仇女人	(66)
霹雳剑魂	(106)
日本女郎	(156)
情人恩仇	(193)
夺 宝	(222)

死神○号

—

落日染红了圣海伦湾的扇形海面。丁亚明步履匆匆地在沙滩上走着。

圣海伦是南太平洋中一个美丽的岛屿。它的名字虽然一直不大为亚洲大陆的人们所熟悉，但在千百万闯南洋的华人中，却有为数不少的在这个小岛上安了家，立了业，繁育后代。丁亚明的一家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丁亚明今年刚满二十，是这个岛上唯一的一所大学——圣海伦医学院的学生。三个月前，任医学院副院长的父亲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了。有的说他是被驻岛日军司令部特高课秘密绑架了。有的说他可能怀有特殊使命乘飞机飞往祖国。身患重病的继母住院不到一个星期就去世了，留下他孤单一人眼睁睁等待着可能突然飞来的新的横祸。

上星期四那天，他收到乔治·伊斯顿老师的一封密信，约他今晚八时到望洋山海神庙会面。他说他打听到了“丁副院长失踪的内幕”。

乔治与父亲虽然国籍不同，却是多年的老同事、老朋

友。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，他担任过医学院的副教务长。日本侵略军占领圣海伦岛以后，他被逮捕了，罪名是“煽动抗日”。据传，他后来越狱了，领导着圣海伦岛的抗日地下斗争，在医学院的进步学生中，他是被崇拜的偶像，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。对丁亚明来说，更是这样，因此，从他接到那封密信起，他一直眼巴巴盼望着这个见面的时刻——他急于知道父亲的下落，他渴望投身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斗争！

起风了，海面上翻起酱色的波涛，沙滩上卷起了层层白边。亚明紧了紧身上的衣衫，脚步更加加快了。

圣海伦岛虽然面积不大，却是奇峰遍布。大小七十二峰，象一个兄弟众多的家族，拥挤在这个有限的地盘里。奇峰峻岭之间，散布着许多人口密集的村庄和小镇，象盛开在山间的一片片烂漫山花。望洋山是七十二峰中最小平缓的一个，但也是最美最吸引游人的一个。它三面临海，怪石嶙峋，蔚为壮观。那半山腰上的海神庙，为岛上华侨集资所建，历来为海外赤子怀国思乡，相聚厉志的地方。只是日寇登岛以后，岛上古迹毁坏惨重，望洋山游人几乎绝迹，海神庙也被炮弹掀掉了一角。华侨们每当从海上看到这残破庙宇，就不由得增加几分对日寇的切齿痛恨。今天，乔治把会面地点单单选在这海神庙前，分明是对他进行仇日抗日的教育，激起他化悲痛为力量、奋起斗争的意志。

远远地，丁亚明已经能影影绰绰地看见那个海神庙了。它雄踞于大海边一个空出的山岩上，象一只引颈啼鸣的鸡头。

再有十分钟，他就可以穿过树林，攀上岩壁，到达海神庙前。正当他踏着石级行走在密密的橡树林中的时候，忽然

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凄凉的哭声。他立即停下步来，辨别着哭声的方向。这哭声隐隐约约，时断时续，辨不出是来自何方。但其声却十分凄惨，甚至还能听出是个女性的声音。他当即分开一人多深的茅草，往林子深处找着。

这声音很怪，侧耳细听，有时清晰得就象近在咫尺，举目可触；有时却显得十分模糊，象在遥远的一个什么地方。

此时天色已晚，夜幕悄悄地把圣海伦岛装进了它黑色的口袋。没有月亮，没有星星，只有晚风在肆虐地撩拨着林间的树枝。他突然感到很冷，很害怕，想尽快离开这个充满阴森恐怖气氛的林子。但在黑夜中显得更凄切更悲怆的哭声，象一只可怜的求助的手，在揪扯着他的心。他脸上感到一阵羞愧，怕死鬼！见死不救，还谈得上抗日？于是，他重新壮起胆子，决心不把这女人找到问个究竟决不甘休。

他继续在密林中摸索着。

忽然在一堆残垣断壁间，他站住了。因为，他发现随着哭声的一断一续，脚下的地皮似在微微抖动。这哭声莫非来自地下？他立即俯下身去，把耳朵贴在地面倾听，果然，声音变得清晰了，甚至能听到抽泣声。

他断定这哭声就来自附近的一个什么地洞里。

根据乔治老师在信中的约定，接头时先站在离海神庙十几米外的大椰子树下，用手电筒划三个圈作为接头暗号，因此他是随身带了个手电筒的。这时，他把手电筒拿出来，在废墟中细细地寻找着地洞口。

在一堵长满青苔和野草的石壁下，他终于发现了一个石洞。洞口用一块方桌大的石块堵着，不细看很难辨出。丁亚明趴在石块上，把耳朵对着石缝往里探听，哭声果然是从这

洞里出来的。

他早已忘记了接头的事，奋力搬开石块，就朝洞里走去。

想不到，这石洞竟是一条人工凿成的地道。两边石壁平光泛绿，地面铺着一色的麻石条，空气中散发着刺鼻的霉味和鸟粪味，一看便知修凿的年代已经久远，而且极少有人来过，说不定是哪一座古老殿宇的地下密室，因日本人的炸弹而使它荒废了。然而，这样一处堪与古墓相比的地方，怎会有人的哭声呢？里面究竟是人还是鬼？

他不禁提高了警惕。一手拿着手电，另一手捏着条小木棒，一步一步向前挪去。

走到地道尽头，原来有一间形如殿堂的小屋。亚明拿手电一扫，光束定在小屋中央的一根石柱上：石柱上用麻绳缚着一个少女，长发披散，形体苗条，看上去最多十八九岁。她一见手电筒的光束照着自己的脸孔，一双泪眼顿时露出哀怜的光芒，惊恐万状，连连求道：“求求你们，千万别这样，千万不能糟蹋我呀！求求你们……”

丁亚明知道这姑娘是误会自己了，连忙说道：“姑娘，别怕，我是路过这里的，特来救你，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哪？”

姑娘一惊，半晌，张着嘴，但欲言又止，唉叹着摇了摇头。

亚明估计她是被手电筒照花了眼，看不清自己，于是倒过手电筒，照着自己的脸。果然，姑娘朝自己看了一会，便开口了：“今天下午，我走这里路过，突然碰到两个渔民打扮的家伙，一把将我抱住，并用毛巾堵住我的嘴，把我背到

了这个石洞里，捆绑在柱子上。他们说，回去洗个澡，吃完饭，今晚还要到这里来过夜的……好人哪，你快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，我会感谢你的！”

亚明二话没说，走过去解开麻绳，拉起她就走。

刚出洞口，一个趔趄，姑娘踢着块石头，跌倒了。亚明拿手电一照，只见她嘴巴都摔出血来，半天爬不起，便一把把她背在背上，高一脚，低一脚，走出了那座鬼树林。

为了怕碰见那两个流氓，亚明决定一直把她护送到家里。

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由姑娘在背上指引着，“这边走，那边走”，走到一个陌生的山谷里，能看到远远的一座亮着点点灯光的黑森林了，姑娘挣脱着要下来，并请他不要再送。

“还是我把你送到家吧，你受惊了，又负了伤……”亚明关切地说。

“不。”姑娘固执着不让再往前走，似有重重心事地说，“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但请你决不要再送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你太累了。”

姑娘噤着说。亚明似看出话中蹊跷，便用话激她道：“正因为我累了，难道我想到你家喝碗茶也不行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姑娘语塞了。但随后摇着头：“不行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你是把我当成和那两个流氓一样的人了。”亚明故意这样说，“那好吧，不去就不去，我走了！”

“不是，决不是！”姑娘一把拉住他的手说，“我知道你是好人……”

“那就让我送你到家吧！”

半天，姑娘还是摇头。她焦急得眼含泪水地说：“你不知道！你什么也不知道！”接着，又哀求似地说：“我叫思琼，也是华侨后裔，我求求你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明天到医学院来看你，你说什么我都依你。”

山谷深处，黑森林里，响起了一种竹梆子似的怪异声。思琼更是急切地推着亚明说：“走吧，走吧，一路保重！”

亚明对这姑娘的举动虽深感疑惑和诧异，但见她一脸真情，便悻悻地返身走了。

这时，他想起：海神庙前，还有个重要约会。乔治老师在等着他！

谁知，到海神庙前一看，连个人影也没有。

约会的时间早已过去，乔治老师肯定等了一阵就走了。亚明想道。

他这才意识到：为了救那个陌生姑娘思琼，也耽误了一桩大事，一桩维系着自己前途和事业，维系着父亲生死安危的大事！

远处响起了来历不明的枪声，似乎还有警车声，夜是恐怖的。他不得不赶紧离开了这里。

二

这一夜，他翻来复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一个姑娘被流氓绑架，本是平常事。但这个姑娘竟会不让救命恩人进她的家门，而且赶他走，却又是这样地不平常。这个姑娘究竟是什么人？她是不是还有另外的苦衷？或

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咳，素不相识，管这些闲事干什么？多少次，他想不去想她，蒙着头快快入睡；最好把耽误同乔治约会的帐记在她身上，恨她，忘掉她。但是，不行。一合眼，她又来到他的身旁，是这么清晰，令人怜悯，象一个不忍心用指头动一下的弱不禁风的小妹妹。他总觉得那神秘的山谷，那黑色的森林，对她是个不祥之物。他有责任每时每刻地关注着她。

这样杞人忧天、漫无边际地想着，折腾着，直到下夜凌晨，才蒙蒙睡去。

幸好第二天是星期天，学院不上课，他可以睡个早觉。

不料，刚刚早饭后，自己还准备再睡一觉时，同房的一个同学领来个女客人，高声叫道：“丁亚明，还不起床，你看来客人了！”说着挤眉弄眼，扮了个鬼脸，走了。

亚明一看，如同触电。思琼姑娘笑嘻嘻地出现在房门口。

思琼今天一扫昨晚那副憔悴可怜相，穿上了一条海蓝色绣花连衣裙，脑后长发束着一条粉红丝绢，显得典雅文静，端庄大方。亚明不由得惊异地从心里叹道，她原来长得这么美，这么富有青春的风姿！以致局促得一时语塞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连请客人“坐”“喝茶”这样的常规礼节都慌得忘了，就象姑娘看破了他什么不大体面的秘密似的。

思琼见状，也局促起来，进不是，退也不是，羞涩地低下头，捏着自己的裙摆，最后细声细气地说：“我……是特来感谢您的。”

亚明这才象神灵捏通了关节似地，红着脸大声说道：“啊，我知道，你别客气，没什么好感谢的，你进来坐吧，

快进来坐呀！”他慌里慌张地抓起枕巾为她揩擦着凳面。

姑娘坐下了，但不说话，只是不时地瞟他一眼。任亚明怎样渐渐地变得口若悬河，绘声绘色，而她，仅仅是点点头，笑一笑，作为回答。

终于，亚明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想起了昨天晚上送她回家时，她那个吞吞吐吐，有苦难言的样子。会不会是同样的原因使得她现在如此拘束？

“思琼，你为什么老不说话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他问。

她脸红了。忙掩饰说：“你这么会说，哪还有我插嘴的份儿？我很喜欢听你说话。”

他高兴了。但还是追问道：“昨晚你究竟为什么不让我送你到家呢？”

姑娘佯装未闻，抬眼看了看桌上的小闹钟说：“你一定还没吃早饭吧？我的肚子也饿得慌了。还是先让我们到街市上的小饭店去报个到吧！”

“哟，你也还没吃早饭？”他捶着自己的脑袋瓜儿，挺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看我糊涂得连问都没问你一句，就这么瞎吹牛皮！走，上街去！”

出了校门，就到了街道上。街道不小，要是往常，不失于繁华，然而，由于日本皇军的骚扰，已变得凄凉冷落多了。他俩肩并肩匆匆走过大街，进了拐角处一家僻静的小餐馆。

“掌柜的，”思琼叫道，“来两瓶好酒，三盆下酒菜，四十只水饺！”

“我不会喝酒，别要这么多！”亚明挤上去提醒道。

“我知道吃饺子你很在行。酒，看我的！”她笑了笑，抓起两瓶名为“海吼”的当地名酒，大步朝餐桌走去。

一个姣姣少女，竟然这么能喝酒，不用杯子，咕噜咕噜一忽儿便把一瓶喝了个底朝天，这不能不使丁亚明大为惊异。又是一个迷！而且，这种近乎粗鲁的举动，与她刚才那文静纤细的性格，又是多么地不相称啊！不过，她喝酒是喝酒，但当喝过之后，却向他投过歉意的一笑，似乎在说：闹着玩的，别介意吧，不象酒鬼们喝酒放疯，丑相百出。致使亚明反而觉得她喝酒的样子挺可爱。

第二瓶终究没有喝下去，她抓起它，摇了摇说：“吃完饭，我们到海滩上玩去，玩累了，再干掉它，好吗？我教你！”

亚明点头，站起来付帐。思琼一把扒开他的手，掏出钱夹子边付帐边说：“我不是说了今天是来感谢你的吗？算我请客！”

海滩上，一片明媚的阳光。大热天，时近中午，沙滩上热得烤人。但他们肩并肩慢慢走着，任海风吹拂着他们的脸颊、衣裙，似乎并不觉得太热。亚明象见到知音，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身世和全家的遭遇：从五岁时，一家人离开日本乘船南下，前来继承祖父在圣海伦医学院的产业，结果中途遭海盗袭击，母亲和妹妹遇难，父亲带着自己历尽艰险才侥幸漂泊上了圣海伦岛，讲到祖父去世，父继祖业，当了医学院副院长；又从日本侵占圣海伦岛后，学校内部的分化斗争，讲到父亲的突然失踪，继母的病逝，以及自己的徬徨苦闷和打算……

说着说着，太阳渐渐当顶。

平静辽阔的沙滩上，留下两行长长的脚印。

他们不觉来到了金梭洲——象梭子般远远地伸入海面的一个半岛形沙洲上。

“让我们游会儿泳吧，太热。”丁亚明结束了他的诉述，提议道。

思琼从沉思中醒来，迟疑片刻，笑着点头道：“愿意奉陪。”

亚明又没想到：思琼竟是个游泳能手。原来，他还以为自己的游泳本领没有谁能超过哩。他是学院里蝉联三年的游泳冠军。可现在和思琼比，她象一条飞鱼，而自己不过是条笨头笨脑的海豚。她的跳水姿式，优美而奇特，难度极大，颇象第一流的杂技演员。

游了一会，两人都远远地离开了沙洲，搏击在惊涛骇浪里了。并且，距离也越来越大。

突然间，亚明象触着了电门，一下子麻到了舌根：数丈远海面上，一条大鲨鱼的长嘴冒出水面，那贪婪而凶狠的凸眼睛狠狠地盯住了自己。接着，鱼头没入了水中，但那标志着这家伙行踪的、象半截船帆的鱼鳍却迅速地朝自己游来。他的血液凉了。想游，游不动，想逃，逃不脱。最后倾尽平生力气。终于挣扎着喊出了一声“思琼——！救命哪——！”

思琼听到喊声，抬头一看，也惊住了。她立即拔下发髻上的钢钗，潜入水中，象箭一样朝大鲨鱼冲了过去……

她把昏厥着的亚明抱上了海滩，两眼惊疑地回望着刚才出事的海面，陷入深深的沉思。

疑云象海潮般激涌心头。

亚明醒了，唤着她的名字。她极力地安慰他，说她已用

钢钎扎退了大鲨鱼。亚明握着钢钎，泪流满面，一把抱住她，久久也不松开：“思琼，把这钢钎送给我吧，让我永远不忘你的救命之恩，永远把你作为我的心上人！”

思琼接受着他的拥抱，任他如火的感情在自己身上倾泻。最后她说：“我喜欢你，亚明，首先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然后，是我救了你。这是应该的。我答应做你的心上人，只是，不准再问那些我不愿回答的事。你能做到吗？”

“能做到。”他知道，她指的是那个神秘的山谷，和那座黑色的森林。

那究竟是个什么鬼地方呢？思琼为什么偏偏从那里走来？

三

思琼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又向那个山谷走去。

和往常一样，走到谷口的一座暗堡前，伸手按了一下用数字编织起来的秘密按钮。按钮立即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。接着，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从山谷里钻出来，停在暗堡前。她上了车。汽车又象甲虫般爬了进去。汽车里面是漆黑的。帷幔掩窗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反正搞习惯了，闭起眼睛，不多一会便进了一座小院落——这就是家。

母亲卧病在床。听到脚步声，知女儿回来了，便轻轻地咳嗽起来。思琼闻声走进里屋，亲切地叫了声“妈！”

“琼子，找到那个救命恩人了吗？”

“找到了，妈，他是个挺重感情的人。”感情二字一出口，她立即觉得应当修正一下，“是个挺体贴人的人。”越修正越觉得有漏洞，最后自己都感到脸红了。

母亲从女儿的神情上马上看出了所蕴含的东西，随即追问道：“你在那儿呆了大半天，都谈了些什么？”

“谢谢他呀！”

“谢那么久？”

“妈，我们一起上街吃了饭。”

“吃饭也用不着那么久呀！”

“吃过饭……我们就去海边上玩……”索性，她把一切都讲给妈听了，觉得痛快。最后她说：“妈，假如女儿爱上了他，你会同意吗？”

“假如？还假如？你已经爱上他了！”

“妈。”女儿撒娇地倒在妈的怀里。

妈妈抚着她的秀美长发，心在发抖：“琼子呀琼子，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不先跟妈商量一下就定？你知道，我们是不能和外人来往的呀！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秘密的山谷里，一切都得循规蹈矩，这事要是给你爹知道了，看怎么得了！”

“既然这么严重，谁要你叫我去登门感谢他呢？”

“唉，这当然是妈的考虑不周，可我没叫你去和他建立感情呀！”

“我是人，又不是石头。我救过他，他救过我，是他先对我提出来的呀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妈不和你争这个了，事到如今，看今后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管，我要跟他好！”思琼坚决地说。

“那你爹知道了呢？不是要把你按山规处置了？”

“我想个办法瞒着他！”

“唉，也只有这样了，先瞒着他再说。”